



我的两次高考

□张开飞

我读高中时正赶上学制改革,由高中二年制向三年制过渡,所以我的好多同学都参加了两次或两次以上高考。我也参加了两次高考,每一次高考都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第一次参加高考是在1981年7月。当时,正好是二年级分科,就我而言,好像是“自古华山一条路”,由于理科难度较大,就毫不犹豫地报了文科。虽然初中时我的数理化成绩也不错,但进入高中后一直上不来。戴着一副眼镜教数学的杨老师对我是爱之深、责之切,我心里也是五味杂陈,暗下决心要更加努力学习。说话慢条斯理、教化学的田老师和热情似火、教物理的孙老师经常把我叫到办公室,给我讲了一道又一道题,耐心启发,认真辅导,不厌其烦,让我吃“小锅饭”,但我总觉得云里雾里、似懂非懂,令老师们非常失望。到一年级结束时,我的总成绩在全班排名大概是倒数第四。失望,甚至绝望,像大雾一样笼罩着我,自求学以来我从未遇到过如此糟糕的成绩,真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老老老娘那

期盼的眼神。

暑假期间一个静静的晚上,我找到刚刚参加过高考的邻居张超英哥哥。他听了我的学习情况后并没有像我一样悲观失望,反而兴奋地告诉我:“开飞啊,你不必失望,更不可绝望。你要知道高考分文科和理科,你数理化不占优势,但你在文科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和潜力,你到二年级只要报了文科,就一定会有很大希望。”我觉得他分析得非常透彻,句句在理,让我一下子豁然开朗,看到了未来的希望。二年级开学后,我就首先报了文科。果然如超英哥所料,我的成绩直线上升,还被评为安阳地区“三好学生”,并在全校大会上作了“后进赶先进”的典型发言。表了决心,使我对冲刺1981年7月的高考充满了信心和希望。

高考终于结束了,我如释重负,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里。一天上午,晴空万里,我正在棉花地里兴致勃勃地捉棉铃虫,突然从远处传来喊我的声音:“开飞啊,赶紧往学校去看榜吧,你考上大学了。”原来是一个同村同学骑车来给我送喜讯。我急匆匆地来到学校看高考升学榜,果然有我的名字,只不过排得靠后一

点,而且只是过了中专分数线一点点。那时候农民孩子的梦想很简单,只要能吃上“商品粮”就心满意足。于是我连蹦带跳地来到老师的办公室,与老师分享我的喜悦,并对老师呕心沥血的精心培养表示衷心感谢,老师的房间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。就在此时,突然有一个同学破门而入,气喘吁吁地告诉我:“中专生分数线男生提高了5分,女生下降了5分,你的分数不够录取线了。”这消息如晴天霹雳,屋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无比凝重,我的心情降到了冰点,想哭却哭不出来,好像正在说笑间被人突然打了一记耳光,蒙了!就这样,第一次高考以落榜告终,我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里。村里人议论纷纷,说什么农民的儿子想考上大学哪有那么容易!前途漫漫、迷雾重重,不知路在何方,希望何在,好像在苍苍考验着我的意志和定力。

第二次参加高考是在1982年7月。第一次高考失败而归,我常常把自己关在家里,不分昼夜,埋头复习。老爹老娘看我总是深更半夜还在复习,就劝我千万不能把身体累坏了。我也多次安慰他们:“今年中专走不了,明年一定走大专!”按

照高中学制过渡期的安排,我升入三年级学习。班里又增添了许多新同学,有从其他中学转来的,还有不少是从城里转来的。已经升入大学的同学经常来信鼓励我,老师也不断帮我树立信心。我总结以前的经验教训,研究了一整套学习方法,学习成绩一直稳居全班前茅,我渐渐看到了新的希望。经过一年的刻苦钻研,我不仅顺利通过了预考,也在全国统考中取得了优异成绩,顺利进入河南大学政治系深造。当我怀揣着河南大学录取通知书回到老家的时候,全家人都极为高兴。父母一个劲儿地夸我有志气,哥哥把小侄女举过头顶,眼里闪着泪花激动地说:“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儿上大学!”村里的父老乡亲听说后,也都纷纷来到我家表示祝贺。这真是: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两次参加高考的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,没有什么人可以随随便便地成功,没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可以阻挡我们勇毅前行的步伐。真正的强者从不惧怕困难和前行,他们有无比坚强的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定力,总是愈挫愈勇、奋斗不息,不达目标,决不收兵。

劳动号子

□陈会芳

见过打夯
听过喊响的号子
那只不过是
劳动号子的
一个微小部分

见微知著
透过这一个微小
可窥探生活的宏观
与岁月的辽远
乃至别具特色的大宇宙

沉闷,不复存在
疲惫,不复存在
单调,不复存在
枯燥,不复存在
乏味,不复存在

取而代之的是
欢快的场面
热烈的气氛
愉悦的心情
振奋的精神

形式简单,却有丰富的钙质
语句浅显,却有深邃的意境
这就是乡间的劳动号子
让我花费一生
咀嚼不完其中的滋味

告白

□马素霞

午饭后的时间
短短的一小时
在这几平米的一方天地
静静地坐了一会儿
已经是四季轮回暮年白发
时间它快得一晃就老了

但当我安静地坐下来
看着生菜莴苣大口大口地喝水
听到鸟儿叽喳喳地讨论着春天的离开
围墙上属于夏天的蔷薇花已经盛放
我的小菜地里
那日午后锯的木头栅栏七扭八歪
蒜苗已经能够开始抽蔓

这样的时刻
我想对你告白
风是轻柔的
有那棵我赞美了一百遍的梨树作证
人世间最美好的
就是当下就是现在

麦香

□崔海岭

异地的麦芒
总也刺疼
本已成熟的手掌

打磨耳鼓
数十载
熟悉各种各样的声腔

那执拗的嗅觉味觉
却总能细微分辨
水土不一样的麦香

窗前明月光
吃货时不时的出卖
梦的流浪



打开心灵的窗

□刘天虎 董旭

4月21日,安阳马拉松开跑,古都安阳人民的热情给参赛选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男子全马第一名范士庆说:“我是从起步到结尾一直都在加油呐喊中度过的,所以我感觉安阳的马拉松举办得特别好,特别到位。这里的人们特别热情!”笔者注意到有一位大叔,为参赛者加油打气,还有几个孩子,只要能与参赛者击掌成功,就高兴得合不拢嘴。不论是赛事的组织、后勤保障、志愿者的服务,还是安阳观众不遗余力的呐喊加油,都为安阳马拉松加分不少。

近日,在修定寺塔担任保安的李学军火了。他学历不高,在工地干过,开过餐饮,做过农用车销售。2021年应聘到保安公司后,因从小就对历史文化感兴趣,李学军就主动申请到殷都区最偏远的磊石乡,成为修定寺塔的保安员。为了让千里迢迢而来的游客能够获得更多关于“唐塔”的知识,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,

他格外注意学习历史知识,通过和当地村民聊天,了解修定寺塔的前世今生。现在,李学军对塔身上每一块砖雕都能讲清楚出处。他还会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,给普通游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历史故事,对学者专家讲文物价值,为艺术设计专业的师生讲美轮美奂的雕刻纹饰,让游客开心而来,收获知识后满意而归。因为热爱,李学军成为了修定寺塔的守护者和宣传者。今天,安阳文旅迎来了历史新机遇。同样,安阳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都也迎来了再次起飞的契机。今年的清明假期,殷墟博物馆外排起了长队,外地游客吐槽“游客太多,排队时间过长。”下面立刻有安阳网友留言,有贴心关心出行的、有热情提供食宿的……一句句暖心的留言,温暖了游客的心,让我们的城市更加有温度。从你我做起,打开心灵的窗户,多一点善意,多一些热爱,张开双臂,我们的城市会变得更加美好!

落花时节到花西

□度金凯

花西是一个村名的简称,位于殷都区水冶镇。

从安阳市区沿平直的省道驱车四十多分钟,就到了被绿树红花包围的花西村。此时,一场花事刚过,到处树木繁茂,生机盎然。车子停在一道缓坡上,坡上散落着几十户人家,青瓦白墙错落有致。这是个风景秀美、掩映在树木和花海中的村庄,有泉水浇灌的麦田,有富饶土壤长出的杂粮,有自种自吃的新鲜蔬菜,有自由自在生长的果木。家家门前屋后,都被鲜花包围,有蝴蝶和蜜蜂在花朵上奔忙,不知名的鸟儿站立枝头婉转鸣唱,偶尔还看到从农家院内驶出的轿车在水泥小路上奔驰。这里地貌独特,自商周开始,这里就

成为历代的矿产冶炼之地,留下了坑洼不平的土地。距此不远处的珍珠泉由少白泉、马蹄泉、拔剑泉、卧龙泉、心字泉组成,千年古松郁郁苍苍,枝繁叠翠,与珍珠泉相映成趣。珍珠泉内一串串水珠从水底浮出,如煮沸的水泡在清澈见底的泉水中急速上升。每一个泉都有着古老的传说,古泉因传统文化韵味儿更浓,泉水让这里的山水村落到处充满着生机和灵性,也吸引着游人在此徘徊流连。

坡顶上有一家老粉坊,房屋和许多新拆迁户一样,四层楼高,院落不大,墙体和地面都是用好的材料装饰而成,看得出来这里的村民勤劳、殷实。全景落地玻璃窗前,红花掩映,处处清爽。一套高档沙发围在一起,一张二十多人的全家福照片摆放在客厅显眼处,一种其乐融融的家庭和

谐氛围在大厅里弥漫。说话间,用珍珠泉水冲泡的清茶就端到了我们面前。轻品一口,水中透着微甜,茶香伴着空气的花香一同饮进。

在一间洁净的储藏室内,上千袋东北绿豆整齐地放在那里,一旁放着绿豆粉丝和粉皮。小作坊里有一台粉碎机,昨夜几经淘洗过的绿豆放在机器里碾磨,白色的浆汁源源不断地流出。几只陶盆,盆内是鲜粉浆,白中泛绿,清澈透明。楼上的作坊里,人们将晾晒干的绿豆粉加水搅匀,在煮沸的水中旋出绿豆粉皮,在清水中冷却成型,再放至晒箔上摊晒,于是一张张粉皮就圆满完成。看着一张张粉皮,我不由得想到绿豆的生长过程。麦收刚过,绿豆就冒出了碧绿的嫩芽。在炎热的天气里,细细的芽儿从土壤里怯怯地钻出,看

到它们,心就像被清凉澄澈的珍珠泉水滋润着,如果有一场雨,便是清爽和清心,仿佛洗去了的因炎热带来的焦躁。绿豆一天天成熟,也给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。

凡世间吃物,在于应时。这样,哪怕是平凡的煮与蒸,也能成为人间美味。绿豆就是这样。它除了煮蒸,还可以经过水的浸泡而成豆芽,成为生活中离不了的佳肴,也是蛰伏在内心深处绵绵的乡愁。粉坊主人的两个女儿热情诚挚,娇好的脸上洋溢着自信,其实姐弟四人早就成了做粉皮的熟练工。虽然他们都在城市有工作、有家庭,但还是喜欢一家人一起度过温静静好的岁月,因为和父亲一起做粉皮,是孝心,也是流年的幸福快乐时光。一张小小的绿豆粉皮,让我品出了花西生活的甘美,岁月的静好。



颗粒归仓 □路康摄

我亲亲的麦田

□刘文凤

那天下午,年近八旬的同乡会会长开车载着我们几个同乡上了高速,一路开到四十五里外的广润坡。瞧见广润坡农田服务中心的大牌子,看到一望无际的麦田,一种情不自禁的亲切感溢满心头。少年时千方百计想走出这片生养自己的黄土地,而今方明白这里才是自己一生都在牵念的精神家园。

我亲亲的麦田,我心心念念的麦田,就这样在我眼前铺展开来。儿时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,那些在广润坡割麦子、拾麦穗的情景一幕幕在眼前闪现。眼下正是麦子秀穗时节,一棵棵麦子像傲然挺立的士兵,在麦田里站成方阵,等待检阅。我像游子般扑入大地的怀抱,看哪哪熟悉,看啥啥亲切。先在服务中心的大牌子前留影,又跟着这里守护麦田的大爷上服务中心二楼参观。我拍下一张张领导在

这里视察、专家们进行土壤改造的图片和说明。我问大爷现在一亩地能产多少斤麦子?他说一千二三百斤、一千三四百斤。大爷说,近两年,国家重点推广的“三土三方”技术正在这里推广。啥叫“三土三方”?大爷说,我也说不好,意思就是将原来被化肥、农药、除草剂毁坏的土壤改造成最好的土壤。那浇地呢?大爷说浇地用喷灌,这会儿在地下看不见,浇地时就会升上来。我的思绪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离村子最近的地我们叫菜园地,生产队种蔬菜、种麦子,一亩地也不过收三四百斤;再远一点种棉花。有了吃的和穿的。最远的地块在广润坡腹地,离家六七里,像被爹娘嫌弃的孩子,又因是贫瘠的盐碱地,只能靠天吃饭。一年种一季麦子,一个麦穗结两三粒麦子,乡亲们叫它“蝇头”,遇上不好的年景连种子都收不回来。收割时不用镰刀,用手拔就行。

我们在二楼的走廊上留影,手机的背

景里有“安阳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”的大牌子。远处的麦田里是风力发电的银色大风车。再远处,是隐隐约约的大字“食为政首,粮安天下”。我一时感慨万千,想起儿时忍饥挨饿的情景:吃着母亲从狗尾巴草上捋下的草籽和着细糠捏的窝头,在粮站工作的父亲问我好不好吃?我说好吃,可香可香。今天的我们再也不想到那样的年代。如今进入新时代,据说有人已经研究出在沙漠里种水稻。俗话说,民以食为天,饱时常想饥时。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,我们要扛稳粮食安全重任,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。

我们下楼,弃车步行。沿着向远处延伸的乡路走了好远,路边的油菜已经结籽,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在路边摇曳向我们点头微笑。我们一路走到了汤阴姜河。望着静静的姜河,我想到了姜里城。我想,也许姜里城就是因为这条河起的名字吧。因河而名的姜里城早因为周文王

在这里演易举世闻名了,而这条姜河依然在这里静静地流淌,就像我们脚下的广润坡,就像我们眼前的万亩麦田,就像我们苦难、坚韧、善良、宽厚的母亲,平时默默无闻地守护着我们,一旦遇到天灾,她首先牺牲自己的身躯,换得上游城市的安全。广润坡腹地的瓦店乡王贵庄村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水坑”,那里的人在历史上承受了太多太多。解放后,王贵庄村成了被国家重点救济的对象。王贵庄村流传着一首歌谣:淹了面托(一种在鏊子上摊的煎饼)淹不了豆沫,淹了豆沫淹不了救济粮。意思就是淹了夏季的麦子,淹不了秋季的豆子,淹了秋季的豆子还有国家的救济粮兜底。歌谣里既有心酸,又有自豪。这就是我忍辱负重、宽厚善良的父老乡亲,这就是四十五里广袤的广润坡,这就是养育我们的这块像母亲般苦难深重的土地,她还要几千几万年地继续养育我们的子子孙孙。

